

#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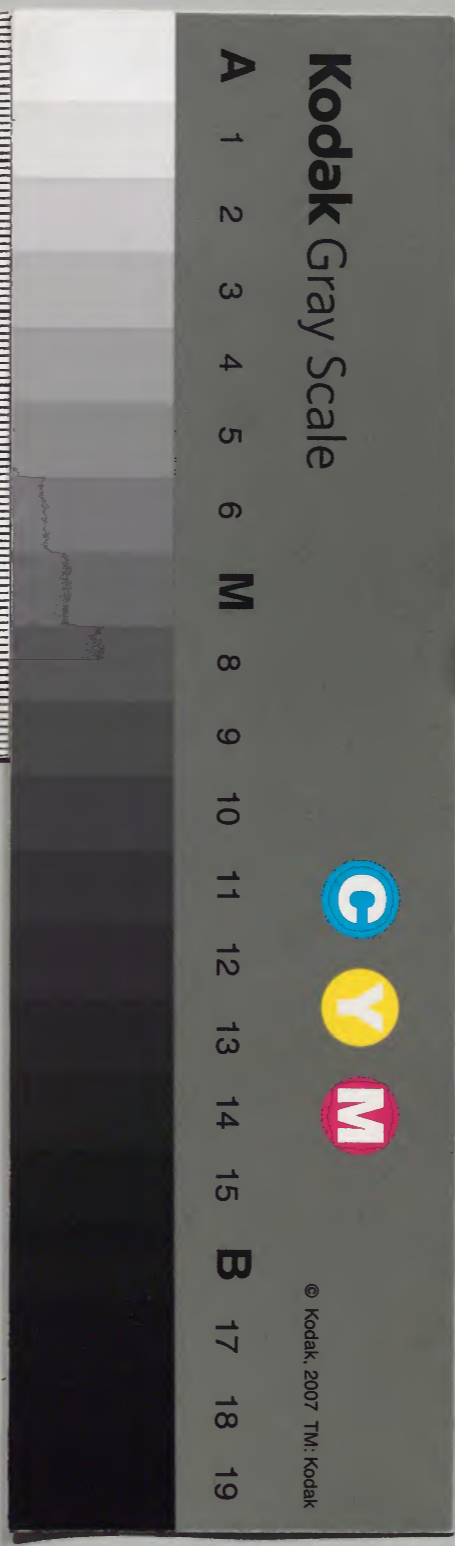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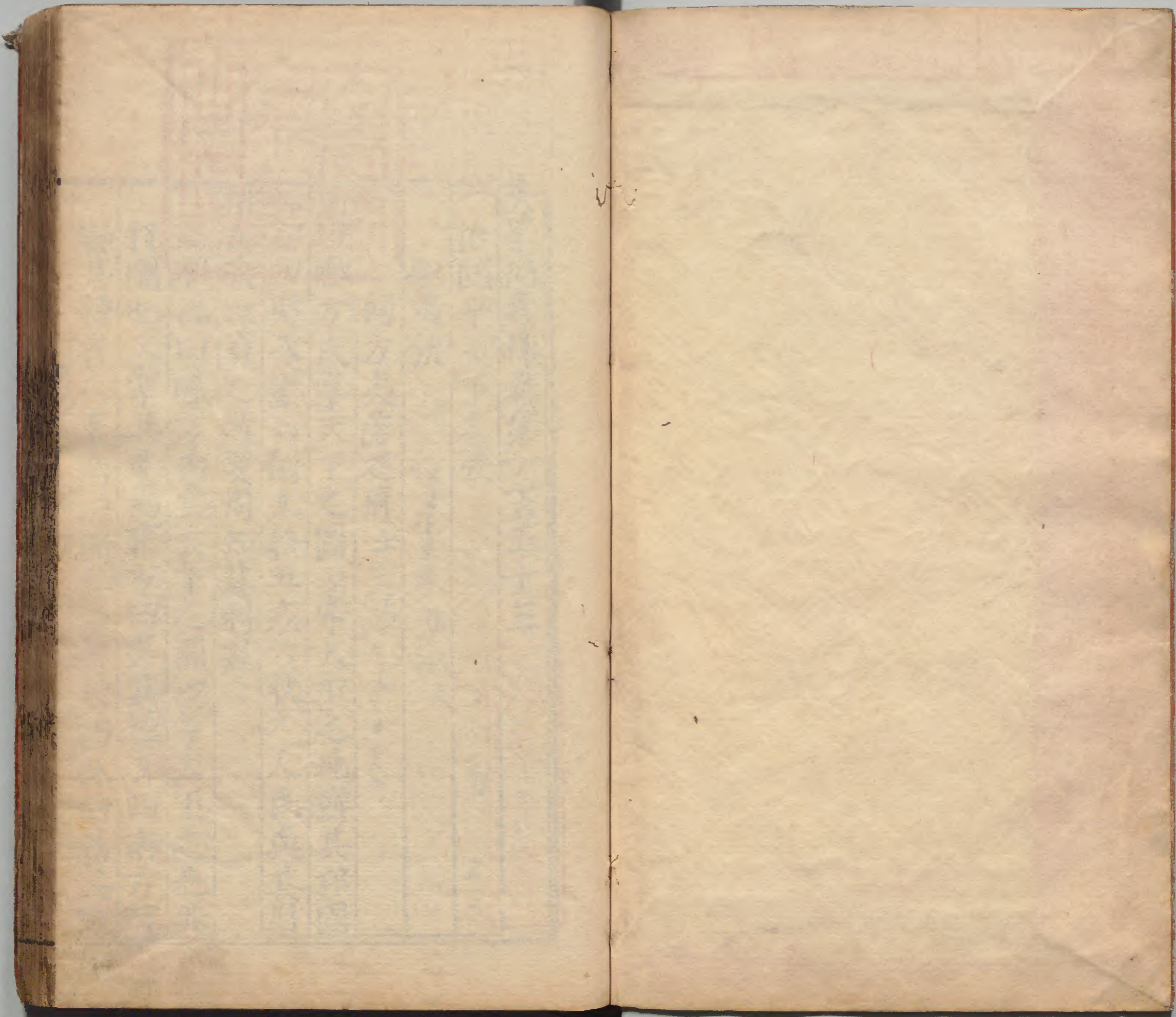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二	書
		九	八	門
二	三	一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八		
三		〇		
三		四		
架		冊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 (20)
函號	298 292

二十止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三

淺草文庫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土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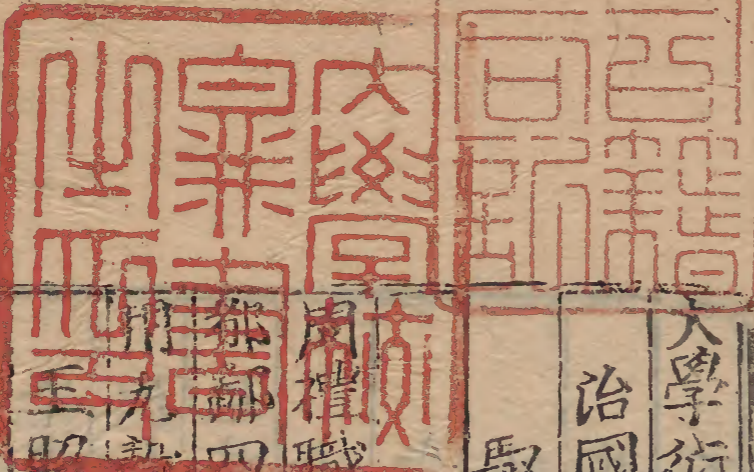
辨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

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特圖也又掌其地焉東方曰夷其種有西南方曰

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

有七



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  
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  
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成之所聚財用之所  
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  
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

臣按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以生者以人為  
貴而人之中有華有夷華一而已而夷則不上  
於一焉蓋華夏居中夷狄處外中者混而同其  
性稟習俗雖有少異而其大畧則同也外者環  
而統之有接續之際而無混同之勢故其性稟

習俗也始而近也則大同而小異終而遠也乃  
至於背戾而懸絕焉惟其勢異而情殊故帝王  
所以治之也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隨機而應變因事而制宜要在使之各止其  
所而已彼既止其所而不為疆場之害則吾之  
內地華民得其安矣

王制曰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  
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  
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  
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鄭玄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雖  
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不大食地氣煖不為病  
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

吳澂曰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  
生稟一定而不可易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  
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  
大略而已

通典曰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  
焉有葬無封樹焉有手團食焉有祭立戶焉聊陳一  
二不能徧舉其地徧其氣梗不生聖哲莫華舊風訓

禮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疎而不戚來  
則禦之去則備之

臣按自古馭夷狄之要法不出乎來則禦之去  
則備之二言而已

以上總  
論四夷

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朱熹曰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  
也竄則驅逐禁錮之

分耗三苗

朱熹曰比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  
分背而去也

辨

益稷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蔡沈曰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叙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定未知聖人兵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蓋滅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而又增脩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

皆之也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蔡沈曰三危即舜三苗之地

呂祖謙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既使安居大得其叙後世以為投之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臣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舜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授禪之初既首竄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竄

者既丕叙其留者猶不即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舜後來格於是考其善惡而分背之焉由是觀之可見聖人為治拳拳於華夷之辨蓋自有虞之世固已然矣非但始於春秋也何也天生人類有二焉華也夷也華華夷夷各止其所然後生人安而世道清若夷有以亂乎華則人生為之不寧矣雖有政數何自而施故雖以帝舜之聖有虞之化其命官論治之際猶切切以苗民為言方是時西北之戎狄未熾所慮者南方之蠻耳故舜命皋陶為士首舉

蠻夷猶夏為言所謂蠻者蓋三苗也其始也即其極惡者而竄徙之既竄之後而又於所留者分背其中之善與惡者焉善者則獎之而加以恩惡者則懲之而施以威加以恩則彼知所慕而興於為善施以威則彼知所畏而不敢為惡是則聖人馭夷狄之微權也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玃曰伶曰獠曰徭曰獐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徭說者謂此即三苗之後也然今之徭依山以居性習不常無有倫紀

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馬  
倒耳。非若今世之苗。若猿猱然。無定居。無常業。  
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  
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  
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  
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  
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為之治。善  
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  
禹貢不叙之意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以為  
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賓布。

臣按漢武陵郡。即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擊南越。取  
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拜天下  
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

臣按秦拜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  
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自秦漢以來。  
所以為中國害者。北曰胡。南曰越。然北胡之勢。



實與南越不同西北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之地在古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甌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其地非一處其人非一種然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東越甌閩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滇貴牂牁越雋之境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時時為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皆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

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備也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音音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兵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

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  
之兵有征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微幸以逆  
執事之顏行猶言馬行謂在前斷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職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刃先日病死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  
火則士卒疲勸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靈貴  
其山菁之瘴癘猶餘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明主在上以天地為量以宇宙為境遇有遠夷梗  
化則如安言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感德並行以一使之任  
代十萬之師毋使中國之民懼蝮蛇猛獸之毒  
染嘔泄霍亂之病親老涕泣孤子啼號迎尸干  
里之外棄骨無人之境如安所慮者非獨遠夷  
之幸實中國之幸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群臣欲  
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聖之盛禹入聖域

而不優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殷周之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人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役煩重寇賊並起是皆虛地秦太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正此社稷之憂也駱越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捐捐之忿欲驅士衆

濟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飢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夫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擊珠厓與兵連年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詔珠厓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

疆

蘇軾曰楊雄有言珠玉之棄捐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冠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國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裳禮樂蓋班班矣其可復言棄乎

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策若天

祖宗初得天下即入叛圖者其可以與人乎况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謂一寸山河

一寸金者哉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艱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樂而不追先帝舊與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其費

臣按華夷之類不同而貪得吝與之心則一也帝王之馭夷狄一惟以義勝之而不校其利舊

有者不取則彼敢於恣肆舊無者取之則彼必  
至於怨望吾惟循其舊而已舊例之外毫末不  
加焉然又必因其災患匱乏而又時有所縱舍  
焉不責其備不逆其詐

永和 中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  
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  
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  
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聞軍行

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  
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  
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  
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  
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  
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  
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從日南吏民北依  
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

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拜州刺史祝  
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  
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  
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臣按李固此議言南方用兵之病弊切中事情  
使後世讀史者至此灼然如親在行間目擊其  
事千古如一日也至其所謂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者此皆已然之明効然後世藩服郡守任用  
不久隨即罷去夷僚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

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斷  
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  
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  
為府者四為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  
土人為之而佐貳幕職叅用流官故今百餘年  
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為州縣害者皆  
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  
或亦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  
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  
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臣愚以為今日制馭馴

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例而  
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  
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  
意者舉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獯獮與編民雜  
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菁以居耳今宜特敕  
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  
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  
子孫世享之意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  
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  
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

既授其授詞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遣官屬以  
騶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為治所合  
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為  
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

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  
不伏者彼伏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  
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殺掠之為非况衆  
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為亂而其中  
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  
朝廷則

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  
慮為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  
乘其初即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  
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為識大書深刻于上  
曰某至某為有司界至某為上官界其中民地  
有深入其境者即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  
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其認納  
稅糧定為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  
庶幾其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昭

等州屢服屢叛長慶初經絡使嚴公素復請討  
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黃賊並是夷獠無城廓可居  
依山傍險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  
經絡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覆  
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  
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  
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  
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  
將謂單約立可打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  
遂允其請自用兵以來已經一年前後所奏殺獲計



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  
足明欺罔又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  
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  
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  
羈縻比之禽獸來到梟巢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  
重勢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  
遇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臣按韓愈所言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  
奏殺獲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此言非  
獨當時之弊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舉古可以

知今惟

聖明留意遇有遠方捷報以此言驗之洞見其真  
偽矣至其請為選有材用威信諸領南事者為  
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此語誠  
古今處治南蠻之良策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  
蠻性陰柔倚山為勢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  
外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  
勦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  
地未至固已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  
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

以自古用兵未有六得志於南蠻者也雖然天下之患皆有所以然之故知其故而逆閑其塗絕其根則其患自息矣且今所謂猥僮者非有強宗豪族亦無深謀遠慮非欲爭城邑非欲收人心不過欲鹵掠財物而已其所處深山大菁之中不為宮室之奉不為妻妾之用不為子孫之計所得之財將何所用而用之將何所貿易哉使吾內地之人不與之交通則彼所得財無所用而欲用之亦無所於售為今之計宜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

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崗貨賣官竒給與印帖為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結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之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劫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為賊所竊入者非殺死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聞推原

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  
憲總兵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  
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蓋嘗推求其所以竊  
入之故多因軍衛有司互相推調夜間失於覺  
察城邑往往至於失陷蓋非內無糧餉外無救  
援力屈而不能支也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  
軍衛有司正佐官僚寫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為  
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  
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所謂規畫守備之法  
者每城必為內垣荐棘樹柵總為一門昏夜既

上城守即不容復下必至黎明然後開門彼知  
無可生路則寢不安席矣又預蓄乳犬馴伏之  
每五塚間用木為置懸一吠犬微有風聲犬先  
知倣彼不能架梯登垣而盜入之計無所施矣  
宋史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  
捍外非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側荆楚  
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  
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民誠何益哉樹其首  
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經久  
之策以控馭之往艷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讎隙相尋

或以飢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  
臣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面臨邊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為備臨時不至於倉茫失措  
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納言蕃部善射耐

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臣按蕃落之兵以騎射名天下南夷聞之自然膽落然臣以為用之於有事之時不若無事之時遇有羌胡內附者即優加養給安置此方不徒今日撤南賴其用亦可以銷異時內地之禍宋初言于仁宗曰嶺南外區瘴癘薰蒸比方成人往者九死一在多發兵則糧乏少則事不集急責功則變遁逃不肯出緩則復來擾人是宜有以制之也今聞發北兵踰萬人戍嶺外下濕上蒸病死必多料群

蠻勢不乂屯擊之必散臣謂不如選一二健將歲繞  
留北兵五千人分屯要害處得善吏十數人分置諸  
州募土人為鄉軍復其租調視州大小戶多少為之  
數統以部伍教以進退皆以彼所長技與相追逐率  
百人給比兵三十以勁弩利兵佐之冬春則使深入  
擾其居夏秋則使謹守防其略彼雖能誘納中國亡  
命要之食盡必出鹵掠若其來也一大斬獲則終身  
劓矣威已立然可議招來與之盟則固許之臣則又  
遠期五年近止一年南方無事矣

臣按治御南蠻之法與比狄不同說者謂征蠻

無全勝之策何也蓋以其地炎燠卑濕瘴癘時  
甚中原士卒不服水土不待戈矛之及天石之  
交自相疾疫而死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施故  
也臣竊以為瘴癘之災特以加諸貧弱及不善  
調攝者爾若夫與將帥居顯要者則罕馬請命  
彼處守土重臣多方詢察又謫彼地之人壽而  
律者問其所以起居調攝之方譯摺備還刻梓  
以頒示士卒每隊伍中選一人專司其事有不  
遵條示而自恣不檢者必加以罪其所當備藥  
餌器具令有司給之

張栻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為最重  
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  
西北有牂牁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  
左右兩江溪峒共八千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  
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者餘  
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  
盜賊都巡檢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峒綱領其職  
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遠方  
久遠之計哉

臣按唐分嶺南北為五管而桂邕容至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于

本朝割容逾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邕  
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即今南寧府其地控制  
左右兩江實為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  
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為府用其土人  
為守長佐貳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  
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郡而內歲  
久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

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成僅有南寧剛  
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單弱請如張栻所言及  
今無事時於此地也其以為重鎮選守將謹  
護其土以為久遠之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趾也秦拜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  
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為交趾  
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為漢界唐始  
分嶺南為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  
劉隱弁其地以為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內大亂有丁  
部領者定之其子璉內附宋封為交趾郡王

交人封  
璉自號

子璉為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為王桓卒子  
玢立其弟龍廷殺玢而代之龍廷欲脩貢安撫使  
即暉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怪也仍  
封為王賜名至忠為其下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  
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閩人陳日嬰為其婿遂有其

國

臣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  
為劉隱所弁至宋初始封為郡王然猶授中國  
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  
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

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秦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為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為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為甥求權署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京朔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未能等征之熊道奉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禽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 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可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為國嗚呼自秦



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  
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  
輔已仕中朝為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仕相頡頏  
矣奈何世歷五代為士豪所據宋與不能討之  
遂使茲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為侏儻藍縷之俗  
三百餘年而不得與南海桂林等六郡班班然  
衣冠禮樂以為聲明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  
間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  
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元結欵

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為以鞏所  
我

太宗皇帝體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送還其國賊犛乃  
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興師平之求陳氏後不  
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  
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為詞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祀不逆黎利之詐遂為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五十三  
所蔽群臣屢請與兵討之

章皇帝念

聖祖之垂訓因置不問而九真日南之域秦漢以來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何其重不幸哉竊惟今日疆域遠過有宋並于唐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城之大

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在安南強域

三即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以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為界欽以西歷廣西

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州界南寧之東南明府所屬上思州下石西諸州太平府所屬美太平安下上東諸州皆與之而龍州乃其所必出之路而德祥縣則其要害也鎮安府所屬有恩州及下雷諸州亦與之尚迤西則雲南界外及之阿迷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也元江有水路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出之也其路在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府至其南東都者可七日程六廣東則自欽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雜至其東南則大畧也○以上言南夷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三



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  
鐵把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  
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  
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  
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臣按漢史謂匈奴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自秦漢以至於唐宋皆然蒙古入主中國始令西番借馬八巴造為字書今世所謂蒙古字是也

周武王世以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

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至懿王會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畎戎共殺幽王于麗與麗同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臣按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大戎交通則彼大戎者固不敢越其封疆而入吾內地况又取剽刃

於中國之天王哉此世道之大變也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後為其子冒頓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遂東襲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

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今胡言猶謂為騰乞

里即撐犁也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

臣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

漢高祖七年帝自將討韓王信信亡走帝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高帝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

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高帝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擊敬廣武高帝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騎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間厚遺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圍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去聲從解角直出高帝出圍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高帝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

為關內侯

臣按漢高祖以百戰之餘所統皆奇才良將且為匈奴所圍者七日不有陳平秘計不幾於危乎然是時虜騎乃至四十萬則是北虜之疆自漢初已然矣夫自高祖解圍之至于我

朝一千四百餘年中間歷魏晉隋唐宋而北狄之興亡盛衰起滅分合不知凡幾變而至于胡元極矣說者以謂地狄之盛也固莫盛於胡元而其衰也亦莫衰於今日何也蓋天下理勢相為乘除物極則反盛極而衰亦必然之理也何

以明之。自古北狄之為中國害者，非以其地之廣也。亦非以其人之衆也。徒以其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為居，捕野獸以為食，而衣其皮，耐飢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而我中國之人好逸而禁勞，不能忍飢而受寒，而又惜身愛命，以故往往為彼所勝耳。至于胡元入中國，奄南北而有之，空其部落，居我內地，棄彼夷習，效我華風，宮居而室處，衣錦而食粟，其黠慧者又學我道藝，雅言而士行，闊步而寬衣，凡其自昔猛鷲之態，皆變而為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為驕，况其百

年以來，內外官司皆用其國人以為之，長非獨畿甸間為然，則雖遠而瘴癘之鄉，細而魚鹽之職，所謂蓬魯花赤者，非其種類不用也。所至成羣隨在，而有其言語習尚，雖多循其舊，然其肢體筋骨無復如前日之耐飢寒，其勞苦矣。一旦天兵南來，其主開建德門，夜遁倉卒，隨行者惟宮禁宿衛京輦屯營者耳。若夫遠宦之臣，外戍之卒，固不能盡從也。敗亡之餘，歸其故域者，蓋亦無幾。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來之部落而迷失之，游魂殘魄，苟延喘息於草野之

間分散而微弱紛雜而無統而其信信然見骨  
必爭者犬戎之性故在也方且自相魚肉自相  
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為我邊防之  
害雖有小警不過鼠竊狗偷非有深謀宿計處  
心積慮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為者我

太宗皇帝親統六師凡六出塞歷數千里之遠窮  
其巢穴彼皆雉窟鼠伏無有一虜敢張螳臂以  
當雷霆之威者僅受一也先土千降附而還是  
以百年之間夷狄懾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  
未有者書之史冊足以垂耀千古矣自洪武

樂以來其首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台朶而  
只伯之輩皆駑才下乘非有冒頓之猛鷲尚結  
贊之狡猾雖或侵軼隨即破滅惟脫歡者挾脫  
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非彼  
之能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  
裨將禦之不過旬日彼自去也若夫統幕之還  
分為數營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來城矣  
設使不分而我軍中尚存前代之長技如高祖  
解平城之圍令以彊弩傳二矢外嚮數萬之弩  
次第齊發彼安能薄我哉然當是時虜悉其部



落弁脇兀良哈海西諸部來者大衆不滿四五  
萬其視平城之四十萬騎何其多寡之懸絕也  
臣故曰北虜之衰莫有衰於今日者此也自是  
以後也先為哈刺所殺哈刺為孛來所殺孛來  
之後毛里孩訛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釁  
生于黨與禍起于肘腋未有文子繼世者是固  
天厭夷惡而助我

皇仁則其虜之無能為亦可見矣雖然逢螭蠱有毒  
古人善喻昔者阿骨打之起於遼末鐵木真之  
起於金季皆以其微弱而蔑視之也為國者防

微杜漸恒恐禍生於所忽譬則近山之居虎窟  
虎狼之害則必高其垣墉深其陷窰塞其蹊隙  
而迂其往來之道徑則虎狼不能為吾畜產之  
害矣我

國家都燕切近邊夷尤宜加慎則夫關隘之脩  
兵備之飭將帥之任兢兢然如蹈虎尾如臨深  
淵一食息之頃一寤寐之餘念茲在茲無一念  
而不在茲是惟

宗社無疆之休

鼂錯言于文帝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

山陵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聞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臣按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

兵者知所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而乘其所短掩吾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虎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末始卑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往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疆古未有也唐高祖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宋祁曰隋季氏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

者往從之其為之謀導之人邊故頡利自以為疆  
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  
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壻蒙京師大  
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  
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

臣按漢之冒頓控茲三十萬唐之頡利控弦幾  
百萬宋之契丹女直韃靼未必如漢唐之盛然  
而漢唐之世雖受其害而終不若宋朝之甚焉  
蓋漢唐有邊關以為之扼塞而虜未有城池據

中國地宋則失其險隘而內地為邊故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勅勒訛為  
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  
磧北至隋曰韋紇其人驍彊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  
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後  
韋紇叛突厥自為俟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  
陀北娑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十萬勝兵半之突  
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為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  
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  
羅者自稱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

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  
得古匈奴地其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循鶻然  
宋祁曰夷狄資悍貪人外而獸內惟剽奪是視故  
湯武之興未嘗與共事蓋踈而不戚也

臣按有唐一代北狄最彊者前曰突厥後曰回  
鶻突厥控弦多幾百萬回紇悉有九姓之衆然  
皆居其境內而不得中國地故其為害止於邊  
地宋之契丹拓拔其地與衆未必過此一虜然  
契丹得幽燕十八州地拓跋盡有興夏之境據  
中國地用中國人為中國害此宋邊患所以比

唐為甚今當以之為戒而防之於微切不可使  
之得用吾逸出之人據吾尺寸之地

契丹之制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  
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為務閑暇則  
以畋漁為生秋冬則違寒春夏則避暑隨水草以就  
弋獵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  
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  
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  
時蠕蠕獨強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

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秦赤烏。曰塔塔兒。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于沙漠。傳子愛猷。識理達獵。傳脫古思帖木兒。為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妻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

台為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為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尾刺地。

按自周以來。北狄之患。止及邊境而已。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後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為中國患。前此為春秋之吳楚。是中國之人。居邊夷地。晉之五胡。乃夷狄之種。居中國地。他如匈奴烏桓鮮卑蠕蠕突厥回紇吐蕃

皆是夷狄居夷狄地。時或為邊境患耳。至契丹始效中國稱大號。與宋為敵國。女直又奄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函夏。嗚乎。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者石敬瑭也。豈非萬世之罪人乎。自秦漢以來。建都於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燕。蓋天子自為守也。前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于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

要彼之所以來而侵之者。亦速而近。所以思慮而預防之。比漢唐宋宜加意焉。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木本春時時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西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屬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長為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按自古北狄之為中國害者。非以其地廣而人衆也。徒以生長沙漠之外。逐水草以為居。捕野

獸以為食。而衣其皮。耐饑寒。習勞苦。而不畏死耳。至於胡元居我內地。棄彼夷習。凡其自昔猛鷙之態。皆變而為柔。耐苦之性。皆變而為驕。非但失中國之法制。而併與其本末之部落而迷失之。而其狃狃然見骨必爭者。犬戎之性固在也。方且自相攘奪。救死扶生之不暇。以故不能為我邊防之害。如前代匈奴突厥之所為者。我太宗親統六師。躬其巢穴。是以百年之間。夷狄闢伏。邊境肅清。自秦以來所未有也。已巳之變。非彼之能。乃吾謀臣之誤耳。

卷終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五

馭夷狄

四方夷落之情

漢武帝遣張騫因蜀捷為發聞使自是西域始通于

漢凡三十六國

光武時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皆愁思亡歸

班固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

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河西九曲木西戎地河千里而一曲四郡謂酒泉武

威張掖間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

月氏單于失援。西是遠遯。而慕南無王庭矣。然通

西域。近有龍堆。白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

地所居遠則葱嶺。葱嶺在天竺東其山身熱頭痛。西

有大小頭痛懸度之阨。馬孫國西有懸度國去陽

懸絕相引乃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

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

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

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

里又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禍。威德在我無取

于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

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光武遠覽古今。因時之

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

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

蘇轍曰。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疆則臣

狄。狄疆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

狄皆疆。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疆而一

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乎附疆

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疆者弁將

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

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開

大不... 卷六... 三... 五... 三



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故此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

臣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為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為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為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為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其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不可一一復識別。

也。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至於今日恒不改其舊稱焉。因此一國考史所紀方向里數步而考之似亦可以得其彷彿者矣。然聖人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因其名知其所在。隨其俗而處之。斯為得矣。政不必如漢人之遣使臣設都護置質子通昏姻求珍貨是皆無益於治亂。班固所謂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斯言盡之矣。惟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敦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求樂中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為衛其地處。

大學衍義補卷之五十五  
四  
吾近邊薄於北虜。不可槩以外虜視之。使為虜  
也。漢人斷匈奴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  
也。

唐書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  
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折友水西。祖  
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  
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宰野。

宋祁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  
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號雄疆。為患最久。贊  
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

戡華人謀。天塹帥圍視。共討卒。不得要領。晚節自  
亡。而唐亦衰焉。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即今  
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即今陝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即吐蕃也。其先本羌屬。散處河湟  
江岷間。其首發羌唐旄等。居折支水西。後有樊尼者。  
西濟河。逾積石。居歧布川。或邏娑川。隋開皇中。有論  
贊索者。居牂牁。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  
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喃  
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  
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  
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  
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  
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  
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  
京授職遂置五衙門建官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攝帝  
師南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元國公南

亦監藏等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  
自是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  
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章誥命比歲或間  
歲赴京朝貢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迤南歷四川  
抵雲南西北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  
二烏思藏朵耳也指揮使司者一隴沓衛也七  
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耳及董卜韓胡長河西  
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  
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外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有西僧以來此屬不為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即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  
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羌  
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府約束不  
復生梗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饋餉為難生  
蕃頑獷屢為邊害所以遏絕之者區處未得其  
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  
請下群臣議隨其俗以為治於今屯軍去處依  
岷州例建一大利擇蕃僧中之有道行為衆所  
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賞

賚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退前時將卒於  
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  
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

以上兩羌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  
南詔為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  
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疆大乃末合為一朝廷許之  
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  
年封其酋為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立為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  
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  
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為麓川車星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蘇轍曰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  
類皆可以謀來也愚嘗觀於西南徼外蠻夷而求  
所以為變之始而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  
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

絕而不與通今邊徼之上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  
使邊民凌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  
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  
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使其志得伸  
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  
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自金  
滿縹緲將至怒江有屋林山乃雲南百夷界限也高  
山夾青地險路狹馬不可並行過是山三里許即  
怒山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路亦頗險上高黎  
里下即今之通街也高黎共山嶺夷人立柵為砦  
無若復下四十里許平地乃麓川江上流過此則  
無險隘之地矣一路從怒江西上二日程至騰衝  
府七日許到麓川一路從雲南崖過景東東從木

通甸至奔甸度河入茫施約十日程到麓川自怒  
江上流蒙來渡至景東沿河小渡十數處皆可入  
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為西南夷唐本  
為南詔所據後為家段二氏所有自為一國宋  
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為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  
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  
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為西南夷亦猶漢時自  
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為宣慰司

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  
要正統中以思任癸梗化降為隴川宣撫司大  
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  
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  
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統寧遠而  
境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叛亂不過梗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為中國輕  
重也為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為人所屬  
或引誘設為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  
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以上西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渠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為燕州  
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役屬  
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為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即  
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

直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  
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海陵改為會寧府  
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潤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  
鎮撫北邊曰桃溫曰胡里改曰斡朵憐曰脫斡憐曰  
孛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  
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迨入

本朝悉境歸附自開元迄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  
司一衛一百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為都督都指  
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  
其屬以時朝貢

臣按安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  
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  
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  
置毛憐虎兒文失里綿奴兒干堅河撒力六衛  
四年又置古賁河及兀者前至劄童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  
年又置納木河至薛列河等三十衛其奴兒干  
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  
衛亦於是年置焉木興河至于葛爾哥十一衛

則八年置也督罕河及建州左至於弗提十四  
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斡朵倫衛十二年  
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  
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  
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正統間又  
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  
阿塔赤河城討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為  
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  
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  
今日觀之凡為都司者二為衛者一百八十四



為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筭銷患於未萌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頻聚時或竊犯邊境往往生丁邊將之貪功生事或無為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不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其分外

之求如此則威畏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靑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為真番臨

七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為  
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為高麗  
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  
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  
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  
古新羅百濟而為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  
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悲  
嶺為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即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  
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且徙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臣按高麗自晉代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  
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統羅今  
統羅亦為所有其王壤比隋唐徃征之時已數  
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誼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蓋得小國事夫之禮  
孟子曰畏天者保其國朝鮮有之雖然先儒有  
言君臣之道各欲自盡而已彼既盡夫畏天之  
誠則吾所以待之者可不樂天以自居哉仰惟  
大明麗天而萬方之遠無所不燭彼天星羅棊  
布之國寸地尺天莫不在吾照臨之下而比一  
國者依吾暘谷之隅庇吾扶桑之陰而其所得  
之光輝獨先於他國者非有所私近故也昔者  
唐太宗以英武之君親駕於樂浪玄菟之境而  
不得志而我

朝開明堂而坐受其朝歲時節序而使弊往來  
曾無虛月是故德化感召之使然而亦壤域接  
近之故也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  
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吳萊曰海東之地為國無慮百數北起拘耶韓南  
至耶馬臺而止旁又有夷洲紆嶼人莫非倭種度  
皆與會稽臨海相望大者戶數萬小者僅一二百  
里無城郭以自固無米粟以為資徒居山林捕海  
錯以為活漢魏之際已通中國其人弱而易制慕

容惠曾掠其男女數千捕魚以給軍食其後種類  
繁殖稍知用兵唐攻百濟百濟借其兵敗於白江  
口乃遂巡歛甲而退今之倭奴非昔之倭奴也

臣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  
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為  
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  
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開婆之類皆未  
嘗為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  
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艤腫數十戈矛劍戟

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燹  
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為海邊  
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當開

國之初四夷賓服雖西北之虜亦皆遠去邊塞  
稽顙闕庭惟茲倭奴時或犯我海道故於山  
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為衛所居多抵為  
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為民害正  
統以後蓋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  
海道以備之近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

統其屬衛摘樞官軍專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以為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時或數年一來朝貢

朝廷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噫前日之絕而今日之容非自相戾也前日之詐今日之誠也

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

以上四方夷落之情臣伏讀

皇明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

使令其不自揣量來犯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大哉

聖祖之言乎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佩服以為家訓者也臣故於馭夷狄之後謹錄而備書之以垂萬世帝王統馭華夷之則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辭无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繼夷捐夏寇賊姦究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備取則備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

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其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賊盜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侵吾地而害吾民亦有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徧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

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後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君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已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已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

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成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

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于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復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武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傳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恃中國之道及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賊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逼人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士稟天地之正氣以為中國之人况又貴為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伐之固不可况以詐道以行之哉所為若此是真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君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虛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平爾者友平爾者也

魏支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夫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至於

亡如符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

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

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

張居正位常戰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盡克

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苦不可

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  
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  
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  
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  
慄之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而所願動亦耗  
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  
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  
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

故帝時百姓無內外之跡得息肩於田畝天下  
殷富粟至十餘鉞鳴鷄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  
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  
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  
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  
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  
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者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  
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

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窺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說人其後大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制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藁野草

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患吾邊乃無故興民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為心兼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盡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

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犇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轎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工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

審遶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  
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  
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  
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  
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  
尉當恢追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

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讎也  
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  
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  
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  
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  
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  
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  
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  
彼不得侵吾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  
王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  
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  
况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  
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况帝王乎韓安國所言  
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已私傷天  
下之公若入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  
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會  
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

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  
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  
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  
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  
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  
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於求勝於人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後憂求

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散其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周四十四億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判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  
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  
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  
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寃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  
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  
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  
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  
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  
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

遐外之民必欲勦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  
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形欲立功自  
効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  
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  
鮮卑疆盛擴其故地才力勁達加以關塞不嚴禁網  
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利馬  
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  
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足為耗竭諸夏并  
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芻豢之

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北醜虜而可伏乎  
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蠃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邪  
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十騎犇還死者什七八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  
曾皆之癩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

### 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  
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  
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  
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  
之敕牛弘宣言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  
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  
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  
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  
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

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艫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

武其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

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弒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讙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

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

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

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所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主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士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

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  
事於邊夷皆當以此為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  
理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  
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  
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  
而掩有之况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劔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痍飢死什七八乃  
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更以捷報  
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敵

范祖禹曰雍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中  
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  
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  
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  
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  
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聞南詔之際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楊忠勗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况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躡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求保天命而仁聲

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涼城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城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  
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情疑城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  
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  
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  
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城接元光謂城曰潘原距  
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旨  
固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  
光濠柵深固城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  
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相

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  
覘索城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  
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  
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  
馬乘之伏鬣入其街馳十里街方及馬口虜縱兵追  
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  
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  
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

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  
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  
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  
二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  
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  
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  
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  
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纒卯之詭  
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

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  
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  
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  
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為所笑幸  
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  
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  
出辛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  
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

品物之恒產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  
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  
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  
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  
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  
生也從古及今求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  
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  
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  
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六利之故與人同其  
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皆送不恭則

管外察其蠲疆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  
揜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  
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怡峻威是臨  
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禦之原野輕人如草芥  
而勦之鉅鋒叛者不實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  
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  
氓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  
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

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下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折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十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是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贊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座右非

為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拔功甚太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未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幾為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

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  
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  
而虜心忿恨遂未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  
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  
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  
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有  
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  
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  
而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

王者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  
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  
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虞

朝命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雖功而陳湯亦必  
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  
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  
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  
之心而

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  
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  
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因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卽化為  
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  
結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頽則愠懟怨戾賜予不特則  
易不孫被申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  
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  
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  
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

外有事起兵董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  
所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技賢俊隨才受  
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監  
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  
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  
利變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脩百姓  
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  
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一而欲納邊吏之

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  
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  
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  
曆之特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  
謝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亦  
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  
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  
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塞旗拓土開境建衛霍其陳  
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  
惑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  
不察也

凡邊境有事則將帥遷言士卒受賞無事則上下  
寂寂無因微倖此乃人臣之利非國之利陛下不可  
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  
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斬將塞旗  
拓土開境建衛霍其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  
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  
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  
有之  
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  
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  
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  
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  
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  
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  
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  
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

走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  
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  
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  
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  
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  
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  
民而頓兵何少事君吳曰吾少事君也獲一邑而教  
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  
又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



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苟吳以疆  
晉國知信義之敦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兵  
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  
固耳軾之弟轍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  
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  
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雖謹重向者郭進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  
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  
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饕功幸利之人黷武玩  
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  
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豨  
勇干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有匿蓋  
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  
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  
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於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為甚焉楊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為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西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三百十崗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崗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

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瘠厲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况無敢闖吾圍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女媧慮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睦寇也。方臘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直即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以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

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胡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之議起，廣安軍草澤安亮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天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

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  
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  
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  
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誤國之大  
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  
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  
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  
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及國乃  
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  
朝行暮改民不奠居尚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

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  
因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文真粟  
之遂至失國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  
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入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  
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  
者僅三十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

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  
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為  
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  
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子孫害必深也  
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  
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瓜哇日  
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  
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  
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  
物害有用之人為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

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為此豈復有  
君人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恠耳後世履二  
帝三王之位為華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  
以上劫誘窮黷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七

治國平天下之要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之

易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元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  
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元亨利貞謂之  
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  
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  
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  
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臣按乾之三畫萬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貞四字  
萬世義理之宗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人則為  
仁義禮智流行於天地間則為元會運世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  
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程頤曰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  
彖者言一卦之義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  
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  
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  
道也天道始萬物萬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  
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  
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

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正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尊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著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矣

朱熹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

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無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乾乾即天也乾之所以為乾者以有元亨利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備乾之德然後足以體天而立極焉必能貫天德於始終時乘六陽以行天道斯



為乾德之元亨必能全萬物之性命首出庶物  
以致太平斯為乾德之利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  
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  
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  
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頤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  
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  
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  
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  
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  
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  
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  
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  
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  
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  
立者也以仁為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  
以長人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使物各得其所利  
則義无不和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

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為事之幹非君子之至律  
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臣按朱熹謂无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  
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  
當然乾之文言雖通上下而言然其於人君之  
身尤切乾有四德以元為衆善之首人君必體  
元之德以君長乎人然後合乾德而盡君道焉  
有此衆善於身而嘉其所會利宜於物正而又  
固焉故其為禮也无所悖於義也无所乖於事  
也有其幹何者而不出於衆善之元乎是則

也義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則為善之長焉夫人  
必備衆善之長然後能為衆人之長上體夫天  
德之元中體夫人心之仁四端萬善皆在乎所  
體之中萬姓兆民皆在乎所長之下則乾之德  
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程頤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

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

物各從其類聖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臣按乾之六爻皆以龍為象蓋龍之為物無至陽之精神靈莫測變化无窮故以象乾道之變化陽氣之消息焉然是龍也始而潛繼而見躍又進而為飛則當五位則是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過於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稱頌人君者必曰飛龍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是言聖人有德有位制禮作樂可以有為此

其時也。文言曰：飛龍在天，上治也。是言聖人居  
上臨下，得時行道，統治萬民，此其象也。又曰：飛  
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聖人體元長人，以天  
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乾之六爻，何者而  
非天德乎？而五為天位，乃天德之德位者焉。然  
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乾之德，乾之德  
即聖人之德，故又贊之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  
純粹精也。朱熹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  
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  
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

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由是以觀，乾  
之為德，大矣備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  
固當全備，而無虧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如此  
剛健中正四者，尤為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  
則剛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則剛之  
為德，乃陽之本體，乾之大用，而為君德，尤為至  
要者焉。臣願

九五飛天之大人，本乎剛以為德，有剛以為體，則  
其用也，无不健矣。以剛為體，以健為用，事之行  
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

事而思之極深研幾而必求至乎精義入神之地則七德備乎已而凡所謂元亨利貞之四德脩之而為德行發之而為德業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程頤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

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朱熹曰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按上天下地而聖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鬼神之顯微聖人无一而不與之合焉所謂合者豈區區然以効法比並之哉蓋

聖人居天位。備天德。心與天通道。與天契。一念  
合天。何往不濟。況地者天之對。而日月與天地  
之精華。四時為天地之運動。鬼神文天地之功  
用者。其大者既合。則其他無不合矣。天既合  
矣。是以心神運動。天人合同。視於無形。聽於无  
聲。先天之意。而有所為。非有意於求天之從而  
天自不能以違我也。承天之意。與時偕行。因其  
時序之常。而制為時措之宜。無非以奉乎天而  
已。是則先於天。而天不違我。後乎天。而我不違  
天。自非聖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後於天。而相

與之和同也哉。然則未至於大人之地。而居大  
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  
所謂蔽於有我之私。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則  
非公矣。天者公而已。聖人無私亦天也。此其所  
以與天合歟。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  
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則  
吾心與天心合。而不梏於形體之私。而與之相  
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  
強不息。勤之謂也。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頤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為觀於天下也為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

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體其妙用設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以聖人之政教必體天道之妙用而施之於民亦如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神妙而莫可名言爾後世虛誕之君諛佞之臣故為怪誕虛幻之事託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謂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也乃至假河圖洛書以文其姦嗚呼神之誕

將以求富貴雖欲誑其君而不顧也君之誑將  
以求福壽雖矯誣天帝而不息也吁君固不可  
欺也天其可誣乎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

程頤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  
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  
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  
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胡允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

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章以車服辨以采章而  
化成於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夫  
人君之為治期於化成天下必欲舊染之俗皆  
變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又其道何繇亦惟用  
乎人文而已蓋盈天地間皆人也人人皆有彝  
倫次序尊卑上下親疎遠近等級分明各分整  
比情意周流燦然文采有可觀者是謂之人文  
因其人有是文為之品節焉為之制度焉為之



威儀焉。為之采章焉。為之典禮焉。為之車服焉。為之經籍焉。為之聲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而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聖人用賁之道。如此。豈非為治之要道也。

恒之彖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頤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所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

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

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  
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  
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  
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參然必利於正乃為久  
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  
亦以正而已矣。久於其道利有攸往始也動  
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為主也。

臣按為治之道貴乎能恒。恒則能久。久則可大  
彼朝令而夕改歲異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

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備仁恩之治浹也。  
六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  
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人  
曰易簡理得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張子  
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  
聖人不能也。

臣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簡而已。聖人中立兩間

以其一心之易簡而合乎天地之易簡行其所  
無之事順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  
而一國由一國而天下凡有所脩為舉措莫  
非易知易從之事可久可大之業而所謂暗昧  
傾險勞擾繁雜者無有焉如此則與天地同體  
而天下之理皆得於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  
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簡中焉而人人之理莫  
天地之簡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  
賢人雖得是理而不能盡得天下之理而盡者  
其聖人乎惟其盡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

中而參天地參而為三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程頤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  
变化無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  
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  
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  
日新无窮也

朱熹曰顯自内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  
藏自外而内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張子曰

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臣按真德秀謂此章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  
 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  
 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  
 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  
 以言大業使凡天地之間有一物之或遺有一  
 處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謂之非業固不  
 可謂之大業則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  
 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間有一隙之暫已非  
 日新也新而不日謂之非德固不可謂之盛德

則未也有志於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  
 者尚當體有心之聖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  
 其盛德大業也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七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八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上下之

堯典曰若發語稽考古帝堯曰放至勳功也欽敬明明

文章思意安安勉強也允信也恭克能也讓光顯也被及也四表

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

朱熹曰放勳言堯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常人有

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惟堯性之是以信

恭而能讓也上天下地也堯德之盛如此故其所

及之遠如此也書叙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

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金履祥曰放勳二字本史官稱堯之語後世因以

德以親九族

高祖至

九族既睦

平也

百姓昭明

皆能自德

協和萬邦

天下諸侯之國

變為善時是雍和

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言堯推其德自

金履祥曰上文紀聖德之盛此章紀治化之言聖

人治天下其機有二一則盛德發越自然成化一則布德施化推而廣之也

臣按貞氏謂堯典為大學之宗祖既載此於衍

義之首篇矣而臣於此又載之於治國平天下

之末者蓋載之於前以見帝王為治之序載之

於後以見帝王治化之成蓋盛德發越而至於

光四表格上下聖德推行而至於黎民於變時

雍治化至此可謂成矣吁堯之為帝萬世帝王

之宗虞之為書萬世經典之首論君德而至於

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論治道而至於唐之黎民

於變時雍所謂聖神功化之極茲其標準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

眷顧也命奄也盡有四海為天下君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按自古稱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刪書特始堯典者蓋帝堯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為天下之君者以此也

運之德焉推原其所自蓋自欽明中來也蓋欽則敬主乎中而萬變莫能踰明則光燭乎外而萬物不能蔽是故脩己以安百姓繼照以臨四方四表之大無處而不通萬世之遠無時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廣運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統人群而為萬代之盛帝也歟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蔡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陳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  
一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  
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寧而鬼神安所謂天地  
位也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  
萬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太甲者也  
太甲湯之孫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湯之成德以  
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者詩所謂殷監不  
遠是也蓋人君為治不難於得民而難於得天  
苟不得天則天災時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無

以供其染盛而不得其寧鳥獸魚鼈不得遂其  
生育而有所不順此人君之為治所以必貴乎  
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則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  
焉則進進而不已允若是則陰陽順序災害不  
生物無疵厲民不飢寒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  
神陸產之鳥獸水產之魚鼈無一而不各止其  
所焉治効而至於如此豈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範初一日五行水火木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視

次三曰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次四曰協用五紀

歲月日星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正直

辰歷數



柔次七日明用稽疑克貞悔次八曰念用庶徵雨霽蒙  
風時次九曰嚮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威用六極凶短折  
憂貧惡弱

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入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禍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資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臣按真氏謂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

王之間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著龜也臣竊以  
為非獨可以為萬世著龜其實萬世之法令格  
式焉治世之大經大法不出此矣為學而究乎  
此則能通貫夫人之理為治而原乎此則能和  
同天人之際洪範者夫人之學也學而至於貫  
通天人在學者則為學問之極功治而至於和  
同天人人在人君則為聖神之能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  
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也言人君當

善人倫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  
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  
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効極之所建福之  
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並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  
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  
金履祥曰其有極指人君所有之標準也

臣接皇極一疇洪範九疇之樞紐也人君盡五  
倫之道而立為天下之標準使四方萬姓皆於  
此而取則焉所謂極也然其所以建立之於上  
者豈人君之所獨有哉蓋天下人人所有者也

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威儀言辭皆可以為民之標表脩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為民之準的則民所有之極於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丑位之尊而盡五倫之至而為斯民之極則在君者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於已而又敷布之以錫於天下之衆民使之皆富皆壽皆康寧皆考終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則在民所有之極莫不於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於是而皆得享之

嗚呼為治而至於萬方億兆自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一身建極始哉

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為民造福蓋有得於洪範斂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考康寧惇德好義家家有蓋藏之積人人遂首立之願有以也天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術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窮盡矣

無偏也

不中

無陂也

不平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不公也王道蕩蕩廣遠也  
無黨無偏王道平二平易也無反倍常也無側不正也王道  
正直不偏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蔡沈曰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  
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  
由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  
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  
合而來也歸者來而正也  
朱熹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  
惡不可作為耳

臣按先儒謂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  
有極相應蓋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  
之所有而民之所以會而歸之者雖君所建亦  
已之所有者也可見天理人倫原於帝降之衷  
具於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  
必待人君之立為標準俾天下之人皆於是乎  
取則然君於此豈求之於外哉亦即吾身之所  
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極民亦有是極君之  
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會而歸者君之  
所有也君臣上下各盡其人倫之常無大過焉

無不及焉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當建極之任者要必正身脩德博典庸禮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為之標準使夫四方萬國咸會而歸之如衆星之拱北極焉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何休曰統始也總繫之辭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統者所以統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統於

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覲會同之卑赴謳歌獄訟之皆歸國不敢異政家不敢異俗車必同軌書必同文是則所謂大一統之治也春秋每年必書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統也何氏謂自公侯以至於庶人自山川以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謹始然後有終春秋所書所以謹始而此載公羊氏之說於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終也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勿有所長矜與綵同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奔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與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穎達曰此先明五帝時也

陳澧曰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太自私也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于良與之家貨財民

生所資以為用者若奔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奔於地也今但得有能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已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其事則欲逸已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已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而不起晝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禮運載孔子之言說者不以為然然其

所謂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  
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凡若此者非但五  
帝時為然凡夫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則普  
天之下億兆之衆人人各止其所而無一人之  
或失其所矣為治而至於使天下之人無一人  
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積而至於億兆人人人皆  
然而存在在無不然豈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  
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於上古大道之  
行而期於為大同之世矧夫居

天位有可為之勢輔明君有可為之時而不  
所以復古乎

四體

四肢也

既正

膚革

華外

學內

充盈

人之肥也

父子

兄弟

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  
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  
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  
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英徵曰上文以身之肥譬兩間之順故先言此以  
文上文取譬之說然後廣言家國天下之順以實  
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順國之順天下之順而曰家

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因上文以肥譬順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弟恭而其情親。夫義婦聽而其情不睽乖。此一家之順。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設官以治職。分職以居官。不相紊亂。君以禮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為賜。此一國之順。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車之承載。有樂以和民之心。如御調適諸侯邦交。互相施報。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順。各無欺偽。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順。

臣按先儒謂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

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人君為治。使夫內而一家。外而一國。又遠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體順正。膚革充盈。九竅百骸。肢節筋骨。氣充於中。體全於外。晬然有溫潤之澤。胖然有舒泰之密。治天下而至於此。豈非大順之世乎。世而至於大順。則生有所養。而不至於凍餒。死有所送。而不至於暴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於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



露澤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山出器車山木成車材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當作龜龍在宮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程頤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

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

體信達順之道

朱熹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

致中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

而無所不達也

曰大順之態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

先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

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為國家

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

順理淵微初無形像今兩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

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臣按天人之際微矣人君脩德所以盡乎人道

也而天道往往應之蓋天以是理賦之人人受

是理於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受

理即在天之理人盡人之道則天道即此而在

人道盡而天道亦盡矣。理盡於下則氣應於上。隨其所感而證應隨之。所謂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者也。是以人君為治所以貴乎能脩禮以達義。禮者敬而已矣。主敬以脩禮達之於天下。使其皆知其所當為者而為之。則義之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禮。則虛偽之風下作而惟信實之道是體。是行由是協氣嘉生。熏為太和而至順之氣充塞於兩間矣。動物者得氣之最先。故古人以四靈物至為善治之應。夫人

君致治而得四靈之畢至。豈非體信達順之祿功而何哉。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上道備矣。

劉彝曰。節其心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使之言而無乖矣。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行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無敢廢。然後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遠之者。則王天下者之治道備矣。

臣按禮樂刑政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謂之四達。

者東西南北無往而不通也。王者之為治，能服  
禮脩而樂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  
有刑以輔之，則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敢有  
越禮棄樂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豈非完具  
大備乎？人君以此四者以為治於天下，不徒有  
出治之本，而又有為治之具，不徒有為治之具，  
而又有為治之法，本末兼該，始終相成，此所以  
為王者之道，行之天下萬世而無弊也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

朱熹曰：唯猶獨也。則有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  
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  
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成  
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焞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  
然而已。

臣按：自開闢以來之君，以堯為稱首其功業文

章巍然其高大煥然其光明萬世帝王所當法  
則者也蓋帝堯繼天之統故準天以為治帝王  
承堯之後當準堯以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朱熹曰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  
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王至於成王而後  
禮樂興即其效也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頤曰三年有成  
謂法度綱紀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

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張栻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人心涵養之深仁政熏  
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  
莫不皆有惻隱慈愛之心然為利欲所昏蔽而  
喪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爭相奪相棄相殺  
而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聖人者出以仁心  
煦嫗之以仁政率誘之而不仁者又為之禁戒  
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親愛相賙恤而興夫仁  
慈忠恕之風以至於淪肌膚入骨髓若大若小

若遠若近若親若疎生者相衛護死者相憐恤  
無一地之無仁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仁  
若是者豈一朝一文之故哉非積久而至於數  
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於前斯有述者於後  
無作者以興之則其本不立無述者以續之則  
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後  
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堯而無舜不能也有  
文武而無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  
必須有繼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廟號皆必  
以孝為稱而以善繼述為孝道之達者此也

丁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  
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猶病諸  
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熹曰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  
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  
也人者對己之稱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  
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互求諸近也蓋聖  
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  
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  
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臣按已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對已之稱則與我  
為二寒至於百姓則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間具  
入形體者皆是也君子所脩者一已耳以一已  
而雜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一已之脩  
而致天下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已之欲  
而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  
帝王為百姓故孜孜然以脩身而其所以脩身  
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堯舜之治至於黎民時雍  
萬邦咸寧而其心猶以為病後世人主宮闈之  
中且有怨女輦轂之下率多丐夫房闈之外已

有呻吟之聲左右之間每形怨恨之語方且受  
諛詞以為太平盛治哆然以張太欣然以慶幸  
自以為唐虞三代不是過也是何人品高下之  
懸絕而所見之不同如此哉蓋聖不自聖愚者  
不自知其為愚也是故人君為治必須至於天  
下之大萬民之衆百世之遠無一人一物一處  
之不得其安然後有以為功化之極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

朱熹曰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

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  
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已者聖人敬德之  
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已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  
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  
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朱熹曰卽書而考之舜  
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踐  
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  
其後無他事也因其時之無事而又恭已以臨之  
是以其治益久長而不替若後世之君當無事之

時而不知恭已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耽毒其  
所謂無事者乃所以爲禍亂多事之媒矣又如老  
氏有所謂無爲者亦是簡忽聖人無爲却是付之  
當然之理如恭已正南面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  
與老氏同日而語哉

臣按自古稱帝王之盛者必曰堯舜堯之德不  
可名所可見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無所爲  
所可見者恭已南面而已堯授舜以天下非徒  
傳之以位而實傳之以心堯之心何心哉敬而  
已敬而著於容是之謂恭舜之恭已卽堯之允

恭也舜受堯之傳以此恭已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堯之成功已巍然矣堯之文章已煥然矣尚何事作為哉於是而更有所為則是作聰明也舜豈為是哉後世人主不務恭已而但欲無為則是怠惰恣肆而已矣豈其無事可為哉事有可為而不肯為以致廢弛敗壞而不可救藥墮祖宗之成功壞國家之善治貽生民之隱禍是徇虛名而自詒伊戚也嗚呼可不戒哉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

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九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中

大學之道在明也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朱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也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



汗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也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  
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或問於朱熹曰所謂在明也德在新民在止於至  
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  
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  
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又其生物則  
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  
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

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  
之貴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  
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  
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  
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  
格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  
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  
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  
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  
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

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及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

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

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  
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  
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  
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  
我之得私也向者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  
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  
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  
惑沒溺於卑吁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  
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  
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

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  
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  
增益之也然得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  
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  
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存之於  
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  
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  
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  
入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

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復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遇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

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胥乎新民者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徇於近者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臣按大學經之全章貞德秀既已備載於前編矣而臣復節其辭載於崇教化條而此於成功化下又載焉者所以原始而要終也蓋明七德而不止於至善則是安於小成新民不止於至善則是徇於近利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

而不遷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大學之道盡善盡美全體以立大用以行聖神功化於是乎極矣

古之欲明七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七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七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或問於朱熹曰古之欲明七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脩身者明七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七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七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七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

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

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物夫物格者極致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

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

或又問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於治國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

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或又問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  
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  
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  
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  
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  
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躰用之全而一言  
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  
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折之有以極其  
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

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為大學章句又設為或人  
之問而發明旨趣書成錄以進于其君且曰大  
學經文前章畧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  
涵首尾相應極為詳備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  
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增考傳  
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  
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  
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  
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朱熹以此言進於



其君期於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見意誠心正身  
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効謂之効者用之而驗  
也臣謹錄其言而綴於其所著書之末蓋期世  
之為治者必推其効至於天下之平而後已允  
若茲斯為聖神功化之極伏惟

聖明深加之意則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謂大學  
之道不在書而在我在當時則為虛文在今日  
則有實用矣臣不勝倦七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朱熹曰詩周頌列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  
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  
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七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又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  
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  
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或問於朱熹曰引列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  
忘何也曰貧其貧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  
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

舍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畊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沒世而不能忘之如此則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當世而已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也而民興孝上長也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也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廣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問於朱熹曰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後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

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  
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  
之所以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  
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  
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  
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  
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  
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  
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  
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

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  
訓以絜殊無意謂先交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  
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  
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  
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  
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  
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  
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  
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  
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

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繫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處之二者而已蓋人君以一人之身而臨天下之大地非一方

不能處處而親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親諭之也必欲治而平之豈能一一周而徧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盡我本然之性使之觀感興起而莫不盡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則所謂化之也夫我有此當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當然之理我以我當然之理推之以量度處置使彼各得其當然之理皆如我理之當然者焉是則所謂處之也蓋化之以吾身處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

也。具於心而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  
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盡。以已之心。度人之心。  
彼此相方。各得其分。願矣。必使物我之間。上下  
四旁。不相侵越。前後左右。不相違背。面面得其  
所處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槩而視之。累而  
觀之。皆截然正方。無高低廣狹長短不均之處。  
是則所謂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  
下之大。將無一人之不得其分。無一事之不得  
其理。無一地之不從其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恤其孤。由家而國。國無不然。由國而天下。天下

無不然。所謂王道平平。王道蕩蕩。王道正直。端  
有在於斯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  
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  
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  
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  
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

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廣也。天下之人至衆也。孰為經制之方。孰為統馭之畧。傳不一言焉。而推諄諄以絜矩之義反覆言之。蓋天下雖大。億兆雖衆。然皆一人之積耳。夫乾始坤生。塞體帥性。而為人人情固不相遠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體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為一人之心。

推而度之。槩而取之。則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為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學傳之十章反覆推明。固不一節要其肯意。不過一綱二目而已。一綱即絜矩也。二目則財利也。君子小人也。目雖有二。其因一耳。蓋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是故十章之傳。第一節以起絜矩之道。第二節以形絜矩之義。第三節明絜矩之得也。第四節明不絜

矩之失也第五節則總得失之說以結之第六節承得衆之說以明有財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節因有財之說以明內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節並論財民聚散之效第九節獨指貨悖出入之應皆絜矩與否之類感也第十節則總善不善以結之此皆就貨利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節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實十二節承上文寶字以明仁親之實此善絜矩者也十三節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

也十四節絕小人之決絜人心之所惡而仁人得好惡之正也十五節以戒用君子之緩退小人之不能遠知絜人心之所好惡而未能盡好惡之道者也十六節感君子小人進退之失以言好惡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惡者也十七節則又總得失之說以終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覆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節即財利一目以指國家生財之有道十九節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論仁不仁者之於財二十節明仁義之說以總之二十一節明君

子之不專其利絜矩之心也二十二節明小人  
之必專其利絜矩之反也兩結之以義為利之  
語即上文以善為寶之意也此傳十章之大畧  
也節段雖多其綱則一綱目雖異其歸則同參  
而伍之經而緯之反覆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  
語者大其辭詳而所持者約誠平天下之要而  
大學之極功也為人君者誠能卽一人而絜之  
合人人而矩之絕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  
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太同得其  
所好同慝其所惡親賢榮利各得其所天下其

有不平者乎臣謹詳履祥此說推明治國平  
下章之旨義無餘蘊矣朱熹所謂章內之意皆  
自此而推之所謂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  
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詳載之以為願治之  
聖君告嗚呼為學而至於平天下學之道盡矣為  
治而至於天下平治之道極矣曾子親受大學  
於孔子其傳真切明實故其為書鑿上乎皆布  
帛菽粟確確乎皆參苓芝木無有玄妙高虛之  
談無有宏闊夸大之見此真孔門傳授心法儒  
者當世守之以為輔世長民之術人君當世傳



之以為化民成俗之本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六十

成功化

而聖神功化之極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  
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  
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  
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  
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

順矣故其効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而立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為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

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為學為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萬物群生於其中人為物之靈人君又為人之最靈而至貴者也以最靈至貴之人立乎天地之間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測參贊兩間而為三才之主首出萬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地之氣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萬物之養以成而能致萬物之育是豈無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體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

中戒懼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發之大本而天命之性於是乎養矣心之用為情而有致然白有之和慎獨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節之達道而率性之道於是乎全矣先儒謂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處只在戒慎恐懼慎致六字而已孰謂聖神功化之極而有外於人之一心哉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經朱子於或問其言詳盡真氏既已具載於前編矣夫九經始於家中於

國終於天下至於柔遠人懷諸侯極矣柔遠人而四方有歸服之誠懷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是則內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蠻德澤之所及者化彊梗而為柔順威聲之所震者變疑貳而為畏服矣惟原所自何莫不本於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內外一於誠敬之所致哉

唯夫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下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六

朱熹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臣按先儒謂此乃有德有位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為堯舜矧受

上天之付託而為萬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無德德者天所賦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於心斯有之矣然則若何而致其力耶下章曰其次致曲曲謂善端發見之一偏自其發見之厚處而推致之以造其極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與天下至誠之聖人無以異矣故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朱熹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又常於中也徵驗於

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而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於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臣撥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又不息然後能久又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又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

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夫虛偽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朱熹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或問於朱子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者。是其必

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纆。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爾。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隉。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

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  
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其一。又有外史掌  
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  
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  
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  
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  
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執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未必同執書必同文行必同  
倫。蓋王者之治大一統而無外也。有如此。蓋有  
法制以維持之。則世道雖降而不至於廢墜。有

有興起者由是而持循之。以復先王之舊。不難  
矣。故成周盛時之車執書文。至於春秋之時。猶  
同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朱熹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  
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  
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廣濶也淵泉靜  
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  
以時發見於外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  
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  
浩其矢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  
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  
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盛無妄故  
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  
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  
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  
謂立之也至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  
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  
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者於物而後能肫肫懇  
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



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  
之而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臣按朱熹謂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聖之  
道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  
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於至  
誠之道極矣理之在人者至於至聖之德盡矣  
聖人者出本至誠之道以立至聖之德充積盛  
於外者則如天如淵功用妙於中者則其天其  
淵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說者謂此言達天

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  
極至而無外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夫  
堯舜與人同耳有為者亦若是况乎

帝王之統君帝王之位者乎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朱熹曰詩周頌刻文之篇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  
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  
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  
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

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胡仲虎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  
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  
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功愈  
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

臣按四書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學經文與  
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學經文曾子之所  
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傳然大學有八條目必  
自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後可  
以至於天下平而中庸則惟一篤乎恭則可以

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難易懸絕如此哉蓋大學  
聖人教人為學之道中庸聖人教人守約之方  
先儒謂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誠能存乎一敬字之約而用以盡夫人條目之  
詳則夫所謂篤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謂意誠心  
正身○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朱熹曰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  
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

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張栻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本之躬而達之  
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係乎此味此數語堯舜三  
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國之積也一國者一家之積也  
一家者一人之積也人人有親有長一人有一  
人之親長各人有各人之親長各人親各人之  
親長各人之長則一家之中無有不親其親不  
長其長者矣各家之親之長皆有以親之長之  
則一國之中為人親者皆有以親之為人長者

皆有以長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統乎國國統  
乎家家統乎人人人皆親其親長其長天下之  
人不異乎國國之人不異乎家天下無一人不  
然無一家不然則天下豈有不平者哉雖然人  
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  
如此其衆也安得人人而教之家家而曉之而  
使之皆然哉故既正身齊家以為之表率而又  
設官分職立教設政以勸化之而不從者又有  
刑以弼之焉必期於天下之大無一人一家之  
為人親為人長者不得人親之長之亦無一人

一家之為人子為人少者之不親其親長其長  
也有子謂孝弟為行人之本先儒謂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則天下  
平之之本端在此矣

子學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  
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  
張載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頤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贊堯曰乃聖乃神則知帝王之德  
盛於此者後世言治者必曰法堯舜非徒法其  
為治之迹必先法其為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  
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聖人之德生知安  
行豈易至哉一惟以之為標準期積漸以治之  
而已積漸以治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  
而實有諸已焉由是充實而美而至於英華發  
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於不可測度則聖神  
之德在我矣

子學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朱熹曰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張栻曰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君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脩吾身於深宮之中何預於天下而天下平哉蓋天下之大藩服郡邑非止一處百官庶尹非止一職士農工商非止一民蠻夷戎狄非止一類有身者賴我以生有家者賴我以養我發一念之人則彼無不得其所者矣我與一念之不仁則彼有不得其死者矣人情不能

無喜也喜而省刑罰薄稅斂是以一人之喜發而為千萬人之喜也喜而興土木之功求珍異之物吾心則喜矣如民憂何人情不能無怒也怒而除盜賊去貪殘是以一人之怒形而為千萬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興窮黷之兵吾心則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責乎守也然事幾紛沓日至果將何所守乎亦曰脩吾一身而已大學曰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脩是知脩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脩身則不好聲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飾不事異端

之教不為曰備之舉不依無益之事不好珍異之物不興出境之師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當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當為者皆不之為如此則不盡民之力不盡民之財不盡民之情則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物之不遂其性無一處之不得其安矣孰謂天下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為治所以貴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先格君心之非也

周傳頌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大道行而

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夫順大化不見其迹莫如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朱熹曰聖人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也夫地聖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之心心之本在仁義

按天有五行而總之者曰陰陽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義是仁義有人君脩已治人之正道要術也人君體天之陽以育萬民使萬民皆遂其自然之仁體天之陰以正萬民使萬民皆

由乎當然之義天下之大無一人之不仁無一事之非義天下於是乎平矣  
張載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大平

臣按大學之道其綱領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條目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所謂全體大用之學也所謂聖神功化之極也由物格知至而至於天下平則學問

之極功於是乎備聖人之能事於是乎畢矣是以大學一經十傳行其道於當時則有以為一世立太平傳其書於來世則有以為萬世開太平開之於萬世者即其所以平之於一時者也蓋天地有形而無心所以為天地立心者聖人也生民有心而不能以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則有待於聖人焉吁聖人闡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堯舜以來至於文武周公則然矣不幸中絕而孔子繼之作為大學經之一章曾

子又述其意以為十傳惜其有德無位不能立  
一時之太平而實垂之天下後世有以開萬世  
之太平焉不幸而又再絕歷漢魏隋唐不能振  
起至於有宋兩程兄弟始表章之於禮記之中  
朱熹又為之章句或問真德秀又彙經傳子史  
以填實之以為衍義所以推而廣之擴而大之  
使天下後世知大學之書無一理不該無一事  
不備而有以為萬世開太平之具也我  
太祖高皇帝既以之建學立師設科取士  
太宗文皇帝又命儒臣表正之以為大書頒布

天下學校古先聖人所以開太平者今則  
之以成太平之治矣大哉書乎學校施之以為  
教則足以成天下之人才  
經筵用之進講則足以輔  
一人之盛治

國家本之以持世則足以筮萬年之  
國祚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誠有在乎大學之一書也  
三才之道四德之用五倫之教六經之文萬世  
之治道事功皆備載乎是書之中一世用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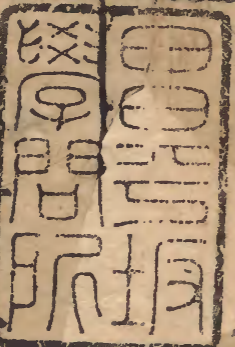
一世之人蒙其澤而開一世之太平千萬世用  
之則千萬世之人蒙其澤而開千萬世之太平  
噫百聖千賢皆莫能外乎孔子之教千經萬典  
皆不能出乎大學之書好治之

明君輔治之良位政不必盡讀天下之書泛舉古  
人之事即此一書推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之  
王道不假外求臯夔伊傅周召之相業即此而  
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讀

聖聰儻見施行則臣雖死而生矣無任懇悃願效

之至

以上聖神功化之極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六十卷

大尾終



